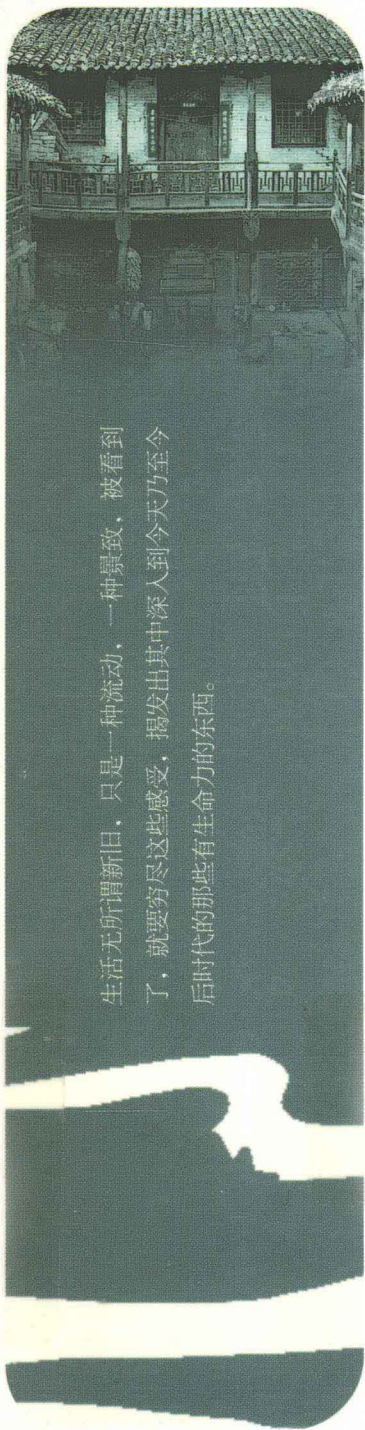


河水 带走两岸

葛水平

著

生活无所谓新旧，只是一种流动，一种景致，被看到了，就要穷尽这些感受，揭发出其中深入到今天乃至今后时代的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



葛水平
著

河水帶走兩岸

葛水平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水带走两岸 / 葛水平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78-3973-0

I. ①河… II. ①葛… III. ①沁河—流域—概况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3452号

书 名: 河水带走两岸

著 者: 葛水平

责任编辑: 陈 洋

书籍设计: 张永文

题 签: 冯骥才

图片提供: 程画梅 阎法宝 杜宇明 杨 军 赵宏伟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4 (编辑部)

010-57427288 57427866 (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3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73-0

定 价: 49.80元

爱和坚守都与山河有关 ——再说葛水平

陈世旭

2003年，葛水平处女作《甩鞭》发表，此后一连串中篇在文坛集束爆炸。2004年全国的中篇小说创作有了“葛水平年”的说法。面对媒体，葛水平很清醒：“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把一个特定的年归于自己，不能也不敢。”

这是大实话。2005年葛水平参加文学活动路过江西，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后来写了印象记《行走在北方》来表达这种信念。

那之后，葛水平的创作势头持续强劲。不断有新作发表、新书出版，获奖无数、好评无数。为她高兴的同时，我不免想，她会不会把持不住，会不会飘飘然呢？一个文人，尤其一个女文人，应该有这种特权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然而，果真那样，葛水平就不是葛水平，而是我这种浅薄俗物了。尽管她也很清楚“人活着就该是来世上扬名的，人一生只是为了炫耀而活着。从古到今，有很多人前仆后继地探寻和追求梦想”，但“只是我更喜欢旧时代。”

葛水平以她特有的沉静和从容，一如既往地行走在北方。

沁河，三晋名水，黄河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葛水平“沿着它的源头寻着它走”，一路在想，它魅惑了天地两界。更主要的

是魅惑了我……我是否要追随一条河流流浪下去，在白与黑的交接中，做一个河岸初始的人，一个简单的人，爱，或者走，在岸上打坐，在河道放牧，等月亮落入梦中……天空，把花魂糅进去的云朵给我神秘，给我引领。空气绝对新鲜和纯净，声音的穿透力特强，不知名小鸟的啁啾遥远了一切，透明了一切……一条土路被水漫过，人走在水路上，两行杨树形成密匝匝绿色拱道，在一个马蹄形的缺口前水流分开到两边山脚下。“源”由此而出。

一阵剧烈的清澈刺进骨髓：我活过了多少年？我何时学会过俯视脚下的这片土地？它洗净了我的心肺，重新焕发一个新的我……每个人的出生地都会有一条河流过，一条河养育了子孙万千福分。

然而，“走近河流，我才明白，城市已经填充了我这一生，我再也听不到黑鸟弦响般的鸣唱。我顾盼，我神伤，我已经忘恩负义！”

让葛水平神伤的并不只是她自己。

车开入河道，卵石高低起伏，青草填补缝隙……源头的河床这么宽，那是常年流水落下的影子……一群羊恰似河的洪峰滚出山间……河道里，连它想卷起的土尘都没有，它孤独得只能同自己的影子搏击了。放羊人说：“看着是河的源头，却使唤不上水。”

放羊人甩开鞭声，鞭声坚硬而空旷。

沧海变桑田，有谁知道我们失去了什么？

粪蛋蛋落在草丛间，葛水平索性躺下。一首儿歌让她满眼热泪：“小闺女，快快长，长大嫁给洋队长，穿皮鞋，披大氅，坐上飞机嘟嘟响！”文明洋溢着天生逼人的高贵。“我活在了电子时代……我尽量不愤世嫉俗，然而，我明白最简捷的办法是死去。很绝望，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样的清澈！”

沁河岸边的村庄，水街有着隐秘的从前。迤邐于自然的河流形态，端庄来自两旁的老旧建筑。曾经的风情气韵激荡……拖拽着明明灭灭的故事……水流声里一条条生命游动，性急的孩子不等伏天早已光溜溜跳进了河水。岸上的女子，手臂如凝脂，脖颈如玉兰。充满烟火气的大院……人坐在廊棚下听雨，猫啊狗啊的。一巷子蛙鸣浮起来落下去，月升月沉。而今，灰黄墙壁夹出一路青苔，漏出一枝绿树……当村庄将一个人带回从前……你可以去交往，去拜神，巷子的长度是你满足的长度。

隐于历史繁华深处的村庄的小巷是幽寂的。

几乎有了一种悲伤：欲望把日子翻得断了线了。人在诱惑、在生存原则的逼迫中现代化，时间酿就的涸黄的旧时代，再也拽不回曾经的繁华。

长篇小说《裸地》没有动笔之前，葛水平就这样走过无数的村庄，有过无数的无奈和迷惘。她看到时光的走失竟然可以这般没有风吹草动，一座村庄的经脉曲折起伏，难道只能是记忆了吗？“人不知敬畏和尊重，欲望让人手忙脚乱了，不知土地的元气都顺着欲望的茬口跑了。当土地裸露的时候，人的日子都过去了。”

但她一时不能够确定写它什么。她以作家身份在一个县里挂职，第一次下乡，灵光忽然闪现。那次她遇见一位早年从山东逃难上太行山的老人，老人跟她说：我爷爷挑着担子上太行山，一头是我奶奶，一头是锅碗家什，出门时是大清国，走到邯郸成了民国。这句话让她陡然清醒，“一个掰扯不开甚至胡搅蛮缠的想法闯入了我的

脑海”：就写村庄，写那些生命和土地的是非，写他们在物事面前丝毫不敢清浊不分的秉性，写他们喝了面糊不涮嘴的样子，写他们铺陈在万物之上的张扬，写他们对信仰的坚守，执着守诚！什么叫生活？中国农民与土地目不斜视的狂欢才叫生活。

“一片田野打开了我的四季画面……能入了文字的人物，都有自己的锋芒……写一个男人，一生都行走在路上的寻找，他清楚日头翻越不过四季的山冈，却要用生之力搏那认定的山高不过脚面的希望；写一个女子、几个女子，走过青石官道上留下的弥久清香；写一个村庄街口的老槐，那粉细的红绿花朵……那些在土地上忙碌着的人影诗意盎然。但人不可能舍却作为背景的生存而活着，不会像河流那样默默放弃所有，克制欲望。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那一份必定要背着的邪恶让人性投向了深褐色的黄土。”

“召唤的声音和气息是如此强烈，强烈得犹如远去的父亲的招手，我知道我必须即刻上路了，要沿着一道迢递之路走进那些往事。我要尽一个世俗人的眼光来写他们，‘世俗’是我的命中注定！”

葛水平的处女作是《甩鞭》，一个嫁到窑庄的女人寻找幸福的故事：故乡年节，穷人家买不起鞭炮，穷人也是人，也要听响儿。一堆篝火一个甩鞭人，男人指节粗壮的铁黑色的大手，一杆长鞭在月亮即将退去的黎明前甩得激扬；一个女人去想那长眉浓烈似墨，张开的大嘴吼出威震山川的期待。生命的春天，一切都因为那鞭声，那一声心尖尖上的疼。一想到这些，“我的胸口就会有一口酸泛出来，我的故乡对天地的爱如此大气。故乡的女人不屑去爱一个白面书生，爱到老，依然会扯着皱褶重叠的脖颈仰望那一声撕裂的鞭声。

爱和坚守都与山河有关。”

从《甩鞭》到《裸地》，葛水平一以贯之。

“文学作品是在众生云集裸露真情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我在路上，我的出生，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和老乡，他们给我他们私密的生活、让我泪下的人生，已经成为我挪不动步的那个‘数’，我不能不陷进去，我活在他们中间我真实。”

乡土，质朴而博大的乡土，是葛水平的宿命。

在一个以“产业化”为文化政策导向的时代；一个指望热歌劲舞、插科打诨安抚社会神经的时代；一个用“富豪榜”评判作家优劣的时代；一个无需学问只需嘴皮子，甚至代笔、抄袭即可风靡天下的时代；一个连阅读也功利化的时代；一个连语文教学都边缘化的时代，有人问葛水平，作为乡土小说作家，你会不会有失落感？如此现状会不会影响你对认真的乡土小说写作的坚持？

葛水平的回答很简单：土地上长着一棵庄稼就会给乡土作家希望。之前，她就说过：我从一开始创作，决定的两个字是：坚持。

葛水平的坚持文学，选择了北方，选择了乡村。她像她笔下那些人们一样，活在北方的泥土、水和空气里。

多年前跟父亲在坡地上刨红薯，一提一大串，大大小小，阳光下诗情画意般的回头，那些红薯的藤蔓柔软而坚韧，红的茎绿的叶，在天黑前他们挑着它回窑。那些清晰连贯的画面，在眼前彰显着逝去的欢快与悲伤。“我不能够放弃我的村庄，我一生要支付给它们的是我的文字，我的文字有土地给我的温暖，有我姓氏给我的亲缘。那个紧扣在山腰上的村庄，所有的曲折，因为生命获得了灵魂，也

因为生命，裸露出了苍凉。”

也许正因此，葛水平对城市、对时尚骨子里不无抵触甚至偏执。她说她进入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方向感……心像挂在身体外的一颗纽扣，没有知觉。只有回到北方，哪怕听到简单的方言，心才会安稳下来，会宽舒地吁一口气，重新找回踏实的自信。她想要告诉来自乡村的女孩，再好的爱情也不及乡下的那个家。掺杂着海棠花的土尘里的爱能延伸成一座村庄。“简单说，乡土爱情来自泥土，都市爱情来自酒吧。”她偏好民俗和史志。一身装束满是乡村元素，就像个活动的民俗博物馆。尽管她承认网络是数得着的一个时代进步，但是，她断然说：不喜欢网上阅读。

“一切意味着我已经离不开我的习惯，意味着对我漫长的骚动生涯的肯定。”

这是一种生活姿态，也是一种文学姿态。与别的生活姿态和文学姿态相比并无高下。我们能够从中看到的只是作家的价值和审美的取向，及其给写作带来的色彩。但对于葛水平，北方的乡村和土地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绝对是一种绝对的优势。

“生活无所谓新旧，只是一种流动，一种景致，被看到了，就要穷尽这些感受，揭发出其中深入到今天乃至今后时代的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

葛水平用词，“繁华”频率颇高。且随她坚实的行走，去领略她带给我们的一处又一处繁华和一次又一次惊喜。

第一辑

沁河给了我天籁的声音	003
水在水之外活着	009
寻常中有别趣	015
高于大地的庙脊	023
繁华深处的街巷	035
风把手艺刮进了天堂	039
要命的欢喜	045
坟墓下的欢爱	055
隆升起季节和花朵	063
眼仁里那些印	071
旖旎的弦乐铺满大地	077

第二辑

河流带走与带不走的	089
炕是诱人老死的饵	097
家里的乡下男人	103
驴是兄弟	109
黄昏的内窠	113

说书盲人	117
秋苗和石碾碾干大	121
痴情的小厌物和它的爷	125
死亡的最后方式	131
猫叫春	133
山中的孩子	135
好生活着	139
妈妈，领我去看河	143

第三辑

当政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	149
一份资料上的“共产主义”	165
被荒疏了的日记	171
农民的本分	175
时间让文字留下凭据	171
面是由花朵经历季候修成的正果	189
神汉李来法	193
曾经的风姿绰约	203
一抹桃色腮红	209

第四辑

那一片十八岁春光	215
一扇桃花春汛的窗口	223
银，令一切可回忆	229
阳光下的西城村	235
人不知人间有沧桑	241
老马岭上走过强人	251
在寺庙的阳光下微笑	259
神鬼春秋	263
山河有过自己的声誉	273
回望雨井山	283
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287
好时辰——年	295
我几乎看不见流动	299
我有理由知道她的美丽（后记）	307

河水留住了手艺。手艺是时间留在人世的信物，时间储藏了激情、梦想、愿望，手艺在时间中点化了一个又一个冥顽之心。物中超物，本真天性，河水带着手艺走向天堂。

河水
带走两岸

Heshui
Daizou Liangan

Part I
辑

沁河给了我天籁的声音

历史由无数个细节组合，大自然由无数个生命构成，河流是一条有生命的历史。

在山西境内，沁河是仅次于汾河的第二大河流，民间有小黄河之称。它从远古就以深切的母爱和血脉滋养、丰润了两岸，人们在河岸上扎下根基建起了村庄，开垦出田地，河流孕育了两岸文明，它终让时间在边界内尽情闪现出灿烂之光。

沁河，即沁水，古称少水、洎水，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干流流经山西省的沁源、安泽、沁水、阳城、泽州等县市，于河南省济源市五龙口出太行峡谷进入下游平原，流经河南济源市、沁阳市、博爱县、温县，至武陟县方陵村汇入黄河。全长四百八十五公里，落差一千八百四十四米，流域面积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二平方公里。我于2011年10月开始沿着它的源头寻着它走，走近它曾经流过的村庄。我看到繁华露出瘦削刚硬的筋骨，素净的沁河与壮阔的秋风，无限扩大了村庄两岸衰落后的萧瑟，我不能够欢喜。一座村庄，一代人的驿站，路上尘土飞扬，扑打人的脸，水成为村庄的终结，也丰沛了万物。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人口增多，一方面，沁河两岸的土地面积日趋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人为设障、缩窄河流、开采煤矿，一条河流，在孤独和将要面对的绝望下虽爱于执着，然，不得不面对它最后的宿命：死亡。

我在想，我是否要追随一条河流流浪下去，在白与黑的交接中，我做一个人，爱，或者走，在岸上打坐，在河道放牧，做一个河岸初始时的人，等月亮落入我的怀中。



